



上序原

原	文	閣	内
三九	一四	九四	漢
八	二	三九	書

理學全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1 )
函號	299 47

29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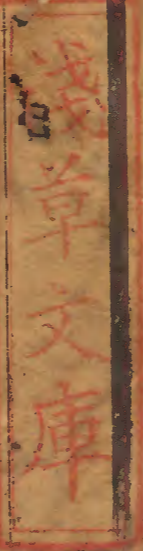
張大中丞手編

# 道統錄

言堂藏版

## 道統錄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潞之仇君熙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君相師儒為治為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係應奎為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為聖則持循有措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



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叙見知  
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屬也是皆  
不可以畧頃以

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采輯易傳尚書及諸  
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  
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  
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原無口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  
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  
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

而未嘗絕晦而不終昧者則恃有仔肩斯道之  
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之爲君與臯益伊虺傳說周召望散之爲相  
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  
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  
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  
衷焉顏魯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  
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  
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  
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真如

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

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

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書其詩文以

賜羣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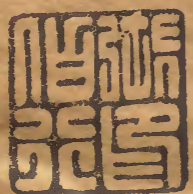
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

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

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叅校受業姓氏

陳正朔牧亭

晉江

鄭開子明

莆田

鄭亦鄒居仲

海澄

余祖訓田生

南平

徐恕近齋

臨清

薛士璣仲箕

福清

吳瑞焉象真

福安

史大範子疇

晉江

范士麟衡持

商丘

施松齡青侯

古田

陳羹臣作梅

閩縣

林縉子紳

閩縣

張文昺峴玉

侯官

鄒祖頊帝賓

光澤

蔡世遠聞之

漳浦

黎致遠寧先

長汀

張福永次脩

南靖

李丹桂月階

晉江

張福昶季長 南靖

方 矩良炳 候官

陳 仁子容 閩縣

翁葉峻維幾 福清

林中桂承繼 閩縣

蔡其默緘三 福清

祝欽宸載叅 福清

胡 槩思若 閩縣

楊振綱明憲 古田

陳兆蕃茂衍 晉江

何維嶽禮宗 晉江

劉鴻畧渭三 尤溪

蔡衍銳宮開 漳浦

陳紹廉尚友 羅源

周九華其蓮 晉江

林起渭伊仲 永福

張 煒彤伯 候官

林正泰章厚 候官

葉日燦藻卿 閩縣

陳舜任爾光 候官

陳嘉璧以安 福清

鄭三才廷瓚 候官

劉兆基開周 閩縣

趙 洵又蘓 閩縣

廖鳳翮長傳 候官

嚴夢兩伯任 長樂

蔡 鏊同溪 漳浦

黃 裳坤五 建寧

卓如松特峙 莆田

李榮芳桂馨 建寧

陳夢林少林 漳浦

林元之又補 莆田

張如蕙蔚百 海澄

張萬年進玉 候官

蔡徵溫叔玉 漳浦

黃 衍元度 邵武

藍鼎元玉霖 漳浦

吳振蛟層三 南安

閔一達希上 晉江

余祖蔭仲槐 南平

蔡鳴珂唐里 漳浦 李載詠聲遠 晉江

耿繡彝用中 太康 連青柳邨 建寧

趙孟熿幼和 龍溪 汪奇猷嘉仲 平和

徐文燦衣雲 建陽 吳濂元一 福清

李光瓊廣鄉 晉江 李光型儀鄉 安溪

柳璿荆石 壽寧 陳澗肅雨 連江

黃滌庭聞 莆田 原敬元功 撫州

吳光珠亦什 福安 張可定維求 寧化

郭人麟家端 福清 林正青洙雲 侯官

蔣苞則九 福州 張夢芳岐伯 順昌

李松齡麟蒼 漳浦 郭元曇慶伯 南靖

陳漢廣生 閩縣 吳諒川爾錫 惠安

原徵麟天石 撫州 周永祈聲 永春

陳石鍾非蘊 晉江 張朝剛明毅 建安

徐章貞南史 興化 王天楫君實 莆田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道統錄  
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  
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  
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叙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貞儒無

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  
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為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  
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彙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

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  
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  
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托於人而行  
於世者惟天所昇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  
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  
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  
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  
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  
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昇

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  
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  
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  
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  
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  
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  
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  
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  
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

道統金系  
卷一  
一  
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  
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  
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  
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  
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  
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  
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是卽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卽湯之

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  
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爻之  
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  
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  
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  
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  
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  
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  
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

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

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萬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真見乎此則方其得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于耳提面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  
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  
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  
而前聖後聖特出而管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于面  
益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  
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  
隔形骸而無爾汝間歲月而猶旦暮矣是果以耳目拘  
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  
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  
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

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于天下湯文五百年而  
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于日用聖人不必其  
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  
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告語禹  
親得于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  
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向非  
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卽知耶大抵不  
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  
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也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  
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

道統金  
矣兩楹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  
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  
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  
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  
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  
天地而爲綱常之主臯陶伊傳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  
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  
經爲萬世之師而回倂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  
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

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  
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傅獨得於  
天提綱啟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  
圖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  
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  
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  
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于易  
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披討服行而不失其  
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竝聞而知者朱文公  
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士以達羣聖之心

道鏡錄  
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既沒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

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間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托於人有絕有續耳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

於道者朱子也

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真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真西山庶幾

道統錄附錄目次

臯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太公

名公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道統錄附錄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仝校

臯陶

臯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  
 舜為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臯曰臯陶  
 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嘆問其詳臯  
 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思日贊贊以成帝  
 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臯陶賡歌明良喜起之治興  
 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臯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臯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

子正汝作士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皐陶曰惟  
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皐陶爲夏籥九成  
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皐陶薨禹封其後於英蓼  
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  
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度展帝嚳之子后有國之稱稷其官  
也稷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姬從祀郊禘見巨人  
跡履之身動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  
不踐反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遷棄渠中冰上飛鳥  
以翼覆薦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  
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爲農  
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  
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  
傷也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上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  
能使藿夷無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  
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爲  
教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五耕五耨必審  
以盡其深種之度一曰辨土土有燥溼厚薄餒者蒞之堅  
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  
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  
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興失時  
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郃是爲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  
時百穀民知盡力田間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

易其宜畝壠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與益佐之下民  
昏墊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旣而決九川濬畝澮禹暨  
稷播種進艱食迨水患悉平地利旣興山林川澤之資交  
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  
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尊稷詠天歌思文  
之詩蓋謂天地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  
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且貽我來牟以續民需俾生養  
周徧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  
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積德累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  
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實執之荏菽荏菽旆旆  
禾役穞穞麻麥矻矻瓜瓞嗉嗉

又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

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晉董史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

后稷始也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

或曰非帝嚳子存疑

母曰簡狄有

娥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祈于高禘感元鳥

之祥而生契

史記鄭氏箋詩皆以有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見元鳥墜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

其為天所命也又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為大

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

有功尊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即位使仍舊官申

命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即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意

也舜嘗命夔典樂教胄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  
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平烝  
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如舜慎徽五典心法有不率教則一聽於士  
師之刑故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臯  
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國百里迨舜末年益土地  
爲大國聲教覃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百姓以平契  
卒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蓋  
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聖敬日躋  
與天心齊而以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爲元王云余嘗

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數生聖賢如相土烈  
烈冥爲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與  
商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恒性爲  
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  
造箕子猶陳疇微子能存宋弗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  
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是舜典  
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敷教并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  
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  
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  
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  
性而實有諸已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  
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

教卽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  
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者  
正謂此也

伯益

益名大費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  
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臯陶伯垂夔龍  
已爲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  
木鳥獸欲以參兩間育萬物而擗節愛養以遂其宜也在  
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專矣益不自安  
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遂任虞官  
因其林藪之宜制爲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  
魚鼈不可勝食及奉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水土旣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

惟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皐旂乃妻以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率禹承帝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猶不聽命益從禹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蓋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

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啓卽天子位益歿啓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顧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勢能無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



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  
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  
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  
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湯使往聘三反  
乃翻然改以為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  
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  
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聞夏人飲酒相和而歌  
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  
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

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尹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爲亂尹相湯伐昆吾遂伐桀敗桀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湯踐天子位立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曰古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湯又問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壽百歲崩孫太

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顛覆典刑伊尹曰予弗狎於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墓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旣免喪伊尹乃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爲太甲三篇首言慎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尹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

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爲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湏當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隨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鬻奚仲之裔也奚仲爲夏車止封於  
薛至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乎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  
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  
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懿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  
亾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民惟懷志自滿九族乃  
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植有禮覆昏暴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卽天子位都於亳初置二相  
以伊尹仲虺爲之後有臣扈祖已皆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  
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聖  
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誥吾是以  
知萊朱卽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  
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之日新伊尹之咸有  
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時誰能與之班  
乎



傳說

傳說傅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使  
 刑人胥靡築之說賢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以供食  
 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夜忽夢帝  
 賚以良粥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  
 追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  
 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即曰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  
 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酒  
 醴作和羹啓心沃心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欲王法天為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

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  
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  
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論處已則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論防患窒慾  
則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論宅心則  
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資之望說輔已舉四海仰德  
思見化成以感動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  
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  
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兆民也說于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間世之英應其旁求  
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傳說若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論學之辭諄勤懇切  
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  
以洪其源傳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  
矣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爲唐虞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祖封曰呂尚窮困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彪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伯問曰叟樂此耶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調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取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



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卑微哉西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尚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毋是乎因載以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

去何取何禁何止望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亾之國富倉庫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西伯德孚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西伯薨武王卽位號太公望爲師尚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舟楫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

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諸侯誓師牧野伐紂紂師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奉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墓釋囚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尚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爲天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乎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齊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尚父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

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爲諸銘以自儆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立世爲侯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碎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  
 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太公周公召公等  
 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周公把大鉞召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  
 牲史佚筴祝以數紂罪告武王之受天明命王乃命名召公  
 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  
 封召公於燕令其長子就封而召公為太保仍在朝佐武  
 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  
 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  
 子誦踐位是為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

之過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傳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樂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召公職之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召故稱召公皆岐周畿內地也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爲君奭篇當是時管叔等與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居東土二年秋天忽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

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召公介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稔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維維邑爲東都而未果成王成其志命名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維卜宅得吉曰卜世三十歷年七百乃定九鼎於邲鄴之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晷祈天永命爲戒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焉至謂不敬厥德則蚤墜厥命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薨諡曰康公先是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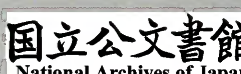
道統錄 卷三  
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  
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  
而歌咏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  
迫蠻貊南錯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  
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亾豈非召公之  
烈耶

西山真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  
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  
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

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  
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  
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  
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  
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  
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  
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  
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爲西伯乃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閎夭竭力求解於紂紂悅因赦西伯及紂惡日甚諸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號叔泰顛閎夭南宮括廸西伯彝教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號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奭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號叔等五人爲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尚書大傳云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  
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程子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  
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  
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  
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  
生當是時天下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  
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爲著作郎及面對奏陳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執中道法又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事外以圖燕雲先生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先生謂執政曰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請竝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

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敗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闍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旣退議者欲棄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抗疏力爭及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



道統錄 卷四 王制堂  
子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倡爲竭天下以自奉之說及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階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惑疏上安石

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王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

通鑑錄  
卷之  
三十一  
泉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生而有異質幼卽能詩賦作易中庸解義禮記解等書有集四十二卷行世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與胡安國往來講論最多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而紫陽之學其原委皆出於是門人如羅從彥陳好蕭穎劉勉之胡寅李郁陳彥等其尤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日盛實先生爲之倡云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累舉恩  
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  
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  
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  
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  
幾虛過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  
先生卽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  
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  
先生必竟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

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  
坐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焉采祖宗  
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  
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  
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  
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  
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  
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  
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

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  
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  
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  
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  
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  
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之  
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鳴  
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  
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  
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菴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從祀孔子廟庭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少長聞郡人羅豫章得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豫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頗有非笑者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退而屏居山田結菰水竹之間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聞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權心閨門內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媼故舊恩意

篤厚久而不怠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  
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  
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  
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  
化服其接後學答問寤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  
而要以及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  
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嘗以黃庭堅稱  
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氣象  
嘗諷誦之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

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  
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所以  
流於疑似亂真之說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多此類先生  
資稟不凡尙氣節而克養精純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  
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事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  
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  
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  
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  
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

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韋齋與爲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遊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猷畝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韋齋公深以爲知言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  
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  
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憤悱  
而顙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  
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却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



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先生對曰蔡人勤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在彼却閒工夫與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或問先生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  
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  
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曰打透此關十  
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却後來漸漸輕今  
日於罷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益無健羨底心大抵先  
生所爲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  
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  
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

用事這是矜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  
又曰先生教人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綱  
領

尹和靖

先生名焯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

門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  
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褒爲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  
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間  
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衛從於  
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剗水崎嶇至蜀展轉  
蜀道累年至於涪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  
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  
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  
先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  
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

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  
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秘書郎  
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秘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  
魚復被旨解孟子尚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  
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浹人情洵洵先生病中力疾上  
疏極諫反覆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書疏全見文集  
先生旣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  
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

而從其請是冬如紹興其子壻邢純爲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歿年七十有二上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知言哉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

以直內

又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

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主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

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為虛語未嘗求人之  
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  
敗榮辱得喪膠牒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  
從遊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  
其察之審矣

道統錄上卷目次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道統錄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正誼堂

道統錄上卷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受業諸子仝校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  
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  
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  
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  
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  
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  
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

道統錄

卷上

正誼堂

道藏金  
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  
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子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  
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  
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  
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爲犧牲  
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  
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爲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  
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  
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  
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

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  
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  
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旣舉萬民  
化洽帝乃斷桐爲琴琴二十有七弦以通神明之貺以合  
天人之和絙桑爲瑟瑟三十六弦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  
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爲後世制作  
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爲太皞之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備作結繩而爲





於國日中爲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皆力耕而勤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葦籥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以爲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力居安竦身戴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畫八卦帝乃命司恠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也故重艮以爲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曆以授時作

穗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味以雅琴瑤瑟保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  
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  
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  
熊氏又以姬為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  
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  
侵凌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  
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  
轅為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  
遂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

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太鴻爲六  
相以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  
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註六諧聲使天下義理  
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爲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  
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至  
於江北達熏鬻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上古穴居而  
木棲民未有寧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  
上帝見日月星辰之象著星官書命大撓作甲子義和占  
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容成總而兼之造蓋天儀以象  
周天之形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是歲巳酉朔日

南至獲神策寶鼎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  
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審陰陽洞性命咨岐伯而作內經於  
是而人得以盡年矣制裳衣作冕垂旒充纁爲青衣黃裳  
象天地之正色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  
賤而衮冕衣裳之制興范金爲貨制金刃立五幣權輕重  
以制國用而貨幣行命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榮後鑄  
十二鐘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復制噐用命甯封爲  
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饒角靈鞞神鉦共鼓  
化胡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  
始鑿作釜餽而民始飯以烹以烹以爲醴酪澤有橋梁行

有扉履器用既備乃畫野分州得百里之萬區營國邑置  
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制兵法立  
步制畝以定民業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  
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  
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爲井田寓  
兵爲後世兵農之祖當是時草昧漸開軒轅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肇萬古文明之化時播百  
穀草木淳化鳥獸蠱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  
心力節財用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人無夭札物無疵  
厲風雨時而休徵至屈軼生於庭鳳皇巢於閣麒麟遊於

郊軒轅於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八月既望  
鼎成而軒轅崩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歲葬於橋山其臣  
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  
人元妃西陵氏女嫫祖教民蠶後世祀爲先蠶生子昌意  
元囂後皆有天下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五峰胡氏曰帝王御世賢能並舉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  
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  
天下至於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

術騎龍升天者真妖妄也

帝堯

帝姓伊耆名堯

按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

之朱子上孟集註謂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為堯號也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似

為近之史記帝嚳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

所云未當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為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

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

故曰伊耆氏摯登帝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摯

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乃率羣臣造

唐而致禪年十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色尚黃

史以為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峻

通鑑金 卷一 上  
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  
和氏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  
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  
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  
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  
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也置閏法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南夷越裳氏來朝獻神龜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  
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  
觀之可以知旬朔有麒麟遊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景星  
見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巡狩而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

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  
之帝在位五十載嘗遊於康衢兒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  
久於位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嚚訟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  
驩兜曰共工旁求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  
漫天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  
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  
水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昇哉試不可

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疎遠隱匿者衆言於堯曰有鰥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澠泗如婦禮遂歷試諸艱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五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夔爲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

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秉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乃封伯禹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郟於時堯老矣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發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大禹謨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



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  
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  
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  
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  
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為有虞氏

按國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左傳史趙亦云自幕至於瞽瞍則幕乃虞始封之君而呂梁碑亦叙舜祖幕獨史記則云出於昌意未詳○

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以為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母死而瞍更娶妻生象瞍愛後妻子欲殺舜舜

避迯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

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鰥在下虞舜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妻之二女以

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帝善之使慎徽五典五

典能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

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杌此三族世憂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魑魅時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教臯陶爲士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於

文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咸之舜謳歌者亦謳歌舜舜乃卽天子位正月元日格於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夸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臯陶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命垂作共二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教

道統錄  
胄子龍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申錫羣后封堯子朱  
于丹以奉先祀謂之虞賓朝於瞽瞍封象於有庠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庶績咸熙帝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樂取於人以爲善立誹謗之木設求善之旌植敢諫  
之鼓以廣直言之路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  
行止貴德而尙齒作米廩以教於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作箭韶樂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蓋安不忘危也帝又彈五弦之琴作南風之歌  
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九叙惟歌恭已南面無爲而天下治初

以孝升聞及其爲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它位三十  
有三載子商均不肖乃咨禹而異位焉正月朔旦受命於  
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爲十六  
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  
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

卿雲叢叢俊父百工胥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  
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  
於一人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而終禪焉舜生三十  
徵庸三十在位又五十載凡百一十歲

吳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  
加於此矣

程伊川曰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之可怒而怒  
之耳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物來時便見有好  
惡物去時何嘗有好惡焉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  
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  
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 是常守得定允  
執是箇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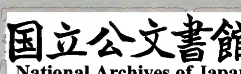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  
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在伐而  
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便誕敷文德而  
有苗格夫舜命禹徂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  
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卽班  
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爲之舞

干羽於廟階益之意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禹

禹姓姒氏黃帝之元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僉舉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毀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傷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祇承於帝勞身焦思纏風沐雨為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弗子屠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櫺敷土隨刊奠



通鑑金  
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交次青次徐揚次荆豫梁雍周行  
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  
六扈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夾弱水於北漢青泉  
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濬淵開五  
泉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水土旣寧成賦中邦則以三壤  
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彌成五服聲教訖四  
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爲司空俾宅百揆  
舜子商均不類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曆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  
乃受命神宗是時有苗弗率昏迷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

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舞干羽  
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  
於陽城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商均禹不得已踐天  
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定正朔以建寅爲歲首色  
尚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爲九州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姦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  
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鯀封堯後於  
唐舜後於虞作賓王家舉臯陶將畀以政而臯陶卒封其  
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爲車正建旌

道經金 卷一  
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惡旨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懸銘  
鐸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  
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為禹曰堯舜之民皆  
以堯舜之心為心吾為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為心乃吾德  
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  
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凜執中之訓故曰祇台德  
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  
益宅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  
敬承嗣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涿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  
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人  
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至到者也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胡雙峰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  
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何哉  
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  
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  
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  
於禘饗而郊繇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間然之  
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金仁山曰舜之罪也極繇其舉也與禹大公之道聖人無  
容心焉抑繇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  
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  
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  
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  
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八年之間定  
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為司徒封於商賜  
 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  
 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孔安國曰契父  
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居而作誥以告先王也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  
 檢身若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  
 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  
 者以心懃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

湯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為司徒封於商賜  
 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  
 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孔安國曰契父  
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居而作誥以告先王也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  
 檢身若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  
 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  
 者以心懃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

之三及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况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黨桀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曰格汝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我何乃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在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帑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城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變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作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

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固推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爰戒侯邦無從匪彛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尚白以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發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旁求俊乂立賢無方築五庫藏五兵以示不用與民休息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

坤爲首又作諸噐用之銘以爲儆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成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

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又曰湯武反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吁咈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間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清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

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郃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既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艸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托採藥逃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太姒有聖母德昌爲世子朝

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寢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愈復膳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嘗出獵渭濱遇呂尚與語大悅載俱歸立爲師號尚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彛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爲之更葬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生者乎

於是歸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沉湎淫荒峻法酷刑爲事而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孥有罪孤獨鰥寡謂之窮民尤加軫念以此怙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殺鄂侯西伯聞而嘆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廼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艱貞晦明以蒙大難闕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譖

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既出盡獻河西地請紂除炮烙刑紂許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侯歸者益衆虞芮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耻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耆國十八祀伐邾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

景占星象望雲物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篤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昌崩年九十七凡卽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彖辭則因羸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人之理而順受之耳葬於畢謚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



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  
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  
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  
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文王不  
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  
國五十年

又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闔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亦惟純佑秉德迪  
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

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吳季札觀樂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爲世子娶呂尚女曰邑姜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問寢視膳動有禮法及武王爲世子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薨嗣爲兩伯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皆在左右積功累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嗣位之十三年紂惡日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心皆去紂而之周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至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王乃作太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衆七十萬

人拒武王皆倒戈以北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  
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筐篚壺漿迎武王王入商誅首惡  
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王卽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興滅繼絕以  
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  
叔監其國遂罷兵西歸王旣渡河而西乃偃武修文歸馬  
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解車甲而藏之倒載干戈包以  
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柴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  
姓者當是之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

是遷都於鎬建學行禮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  
虞學東夏學西殷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  
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言心服也箕子旣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  
爲陳洪範九疇九疇卽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  
莫有加焉箕子旣傳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  
之意王又召師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齋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在者滅毀敬  
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

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各有銘武王之學反身修道細行必矜而威德遠暢浹於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獒一篇用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十三武王歿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輯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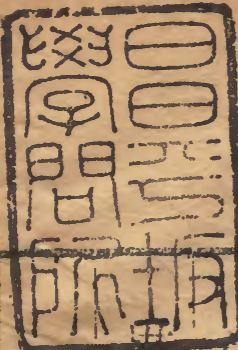
又曰鑄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烝哉

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忌遠

郭用亨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矣



道統錄

卷一

三

自註堂

<p>...</p>	<p>...</p>	<p>...</p>	<p>...</p>	<p>...</p>
------------	------------	------------	------------	------------

...

